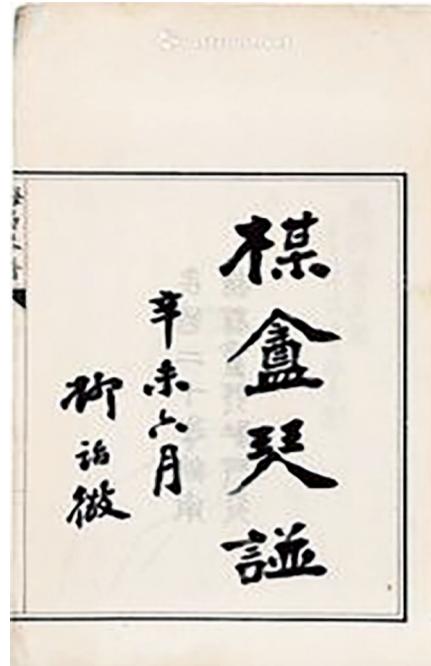


徐立孙：梅庵派古琴大师

□赵明远



徐立孙



徐立孙修订的《梅庵琴谱》

名与南通

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专栏

在南通城区中心，有一条狭长的小街，它通向千年古刹天宁寺，被称为寺街。1916年，一个19岁的年轻人踌躇满志地从这条小街中走出，开启了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的行程。他就是后来享誉海内外的梅庵派古琴大师徐立孙。

徐立孙出身于一个清贫的书香世家。其父徐子麟是前清秀才，在徐立孙年少时便去世了。徐立孙的成长得益于其长兄“通州四才子”之一徐益修的悉心培养教育。徐益修是清代诗人范当世的入室弟子，精通易学、音律学，兼通日、英文，曾任浙江之江大学教授及南通各校教师40余年。徐立孙随兄研读，上大学前已具有较深的国学修养。

当时南京高师的校长是张謇先生的弟子、曾协助创办通州师范的江谦。江谦重视美育，倡导国乐，他聘请

了李叔同、周柳荪教授西乐，还聘请了古琴大师王燕卿、琵琶大师沈肇州来校授课。徐立孙自幼喜爱音乐，他初入南京高师时生了一场大病，体质虚弱，心情烦躁。徐益修就鼓励幼弟拜师学艺，以陶冶身心，增强体魄。

徐立孙初从近代琵琶大师沈肇州学琵琶，进而从诸城派古琴大师王燕卿学古琴，并兼习西乐。

徐立孙有很高的音乐天赋，对国乐有极大的兴趣。他孜孜不倦、勤学苦练，音乐潜质逐步显现出来。对于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学生，两位老师，特别是王燕卿更是循循善诱、悉心启发，从乐理、流派、曲目、技巧，到制琴、制弦都一一传授。在南京高师的四年时间里，徐立孙以极高的悟性掌握了诸城古琴、瀛洲琵琶的精髓。

1920年夏，徐立孙告别恩师，赴安庆女子师范任教。秋天，上海举行了一次全国古琴界名流云集的晨风庐音乐会。徐立孙从安庆赶来随师共赴这一盛会。其间各门各派尽显技艺，王燕卿一一为其指点，晓以派别、源流，使徐立孙大开眼界。

1922年，徐立孙回到家乡南通，先后在通中、通师任教，不少人拜其门下，从游者渐众。当时王燕卿已去世，徐立孙决心将先师的艺术继承传播下去，并发扬光大。于是他将老师遗稿《龙吟观琴谱》进行整理，修订为《梅庵琴谱》。梅庵是王燕卿当年授艺之所，位于南京北极阁下古松葱茏之中，以梅庵命名琴谱是为了纪念恩师。

在《梅庵琴谱》中，徐立孙不仅整理了老师所论琴学，对14首曲谱进行了修订、解说，而且对本派风格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阐发。后来，徐立孙又对沈肇州师所传《瀛洲古调》也进行了修订整理，编成《梅庵琵琶谱》出版。1929年，徐立孙和邵大苏等人以“绍先师之遗德，振国乐之精神”为宗旨创办了梅庵琴社。徐立孙通过琴谱的编修和琴社的传授，将王燕卿诸城派艺术进而发展为梅庵派。

1948年至1951年初，徐立孙在上海沪新中学、东南中学任教。其后不久，他辞谢了上海方面的聘请，回到故乡任教。

1954年，徐立孙赴上海参加华东民族音乐演奏会，1956年进京参加首届全

国音乐周。在这些音乐会上，他以精彩表演技艺惊四座。同行和专家评论其演奏“旋律优美动听、节奏清晰鲜明、指法刚健泼辣，情绪慷慨激昂”。徐立孙为梅庵一派在古琴界赢得地位，他自己也与管平湖、查阜西、吴景略一并列为四大古琴家。

在发掘民族音乐遗产方面，他研究整理了古曲《幽兰》和《广陵散》，率弟子对梅庵诸曲分别录音存于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。1958年，他将《梅庵琴谱》重加增订再版，将旧作《律吕考释》整理刊出，同时还搜集记录民间音乐和僧道音乐资料。在祖国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之时，他满怀激情地创作了《公社之春》《春光曲》两首新曲。两曲发表后，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欢迎。徐立孙则认为“达到了个人的私衷”。

1958年9月刘少奇到南通视察时，徐立孙曾在南公园饭店为刘少奇等一行弹奏一曲。1960年，徐立孙赴京出席全国文代会，又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“文革”中，徐立孙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1969年因病去世。



史海回眸

西乾道“腊八暴动”案件始末

□程太和

民国初年，从外地传入苏中地区设立坛堂的会道门道种主要有：一贯道、先天道（西乾道）、红三教、龙华道、宏道善堂、乐善道、无极道、宗教道义会、普堤善途、常申道、大帝坛（眼光会）、济育坛、复济坛、正德坛、中国宗教徒联谊会、觉化堂、明圣堂、洪道社、中华理教会、同善社、修明堂、真武崇真坛大刀会、收园会、无为门道、清净门道、三教堂、安青帮等30多种。其中，如皋白蒲镇即有济育坛、复济坛、正德坛、中华理教会、安青帮等组织。西乾道在如皋、东台、泰州等地设有堂口。

西乾道，原名东震道，又称天仙道（俗称“先天道”）、儒门圣教、中华圣教会、金蜀总堂。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从四川省传入苏中地区。抗战前，如皋、泰州等地有人加入该组织。民国28年（1939年）宝应县蔡德发等人集资，在宝应县洪庄乡普济庵重建普济庵大楼，作为西乾道活动基地。当年蔡德发为首邀请各地道首聚会在普济庵做了81天道场，喧嚣一时。

西乾道组织庞大，成员众多，金蜀总堂是该组织在苏中地区的最高组织名称，总道长蔡德发，下设若干大小堂口，解放前，高邮县设堂口100多个，宝应县20个乡镇设堂口252处，道首600多，众生万余人。如皋、东台、泰州等地也设有多个堂口。

新中国建立前，西乾道发动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。首次发生在民国35年（1946年）秋，正值解放区动员后勤担架支前，西乾道首勾结反动势力，纠合道徒数百人在里下河地区进行武装暴动，口号是“抗后勤”。这次暴动中，中共宝应县望直区委副书记万琪被杀害，乡村干部多人被绑吊毒打，解放区军民及时平息暴乱，为首分子被镇压。

西乾道第二次暴动发生于民国38年（1949年）1月6日（农历腊月初八）。暴动前（农历腊月初一）蔡德发于扬州福运门湖南会馆东隔壁52号内主持召开宝应、高邮、泰州、东台、如皋、常州、溧阳、上海、淮安、淮阴、涟水、沭阳、盐城、阜宁、天长等20多个县（市）的西乾道头子会议，会上确定腊月初八以做“腊八会”名义，进行武装暴动。暴动目标：先取高邮、宝应，再取淮安、淮阴。会上，加封48名“元帅”，每路“元帅”发给帅旗、符号、图令，每帅发活动经费黄金1钱至3钱不等，最多发1两，发青色缎子衣服一套。其后，高邮、宝应沿运河一带的西乾道堂口普遍准备，有的买香火纸烛，有的在铁匠铺打铁棍、铁叉、长矛、大刀，宝应县城里不少道徒买了蓝色平顶罗宋帽。暴动当天，蔡德发坐镇扬州遥控指挥，高邮、宝应沿运河地带同时发起，宝应县望直、黄浦、刘堡、张桥、山阳等区700余人集结于宝应城下；汜水河西花家滩、界首北边王家豆腐店为中心，集结近千人向汜水镇进发；周山乡广福庵及东墩、马棚、界首、川青、临泽等地集结千余人。暴动徒众在各路“元帅”率领下，口念咒语“神佛护体，刀枪不入”，手持大刀、长矛、铁叉、铁棍、木棍等，向高邮、宝应县城进发。暴动口号为“真命天子出世，万佛（物）均归先天道”“保主登基，消灭共产党”。沿途捕杀我党军政干部，割断电话线，烧毁区、乡公所，抢夺武器弹药，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。

人民公安机关在中共扬州地委、高邮、宝应县委和政府领导下，与人民解放军、区乡干部紧密配合，组织武装力量及时平息反革命暴动。由于参与暴动的大部分人是受欺骗的群众，为了保护好人、教育群众、打击极少数策划指挥者，平暴中坚持宣传教育，揭露敌人阴谋，号召受蒙蔽群众自动退出，对少数指挥者和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分子以武装镇压，当场击毙18人，伤13人。

其后，1950年2月，蔡德发、郭敦孝等企图在淮安“闹元宵”再次策划暴动，人民公安机关及时侦破，为首分子蔡德发等犯落网，蔡德发被处以极刑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：574911059@qq.com

“新安会馆”石刻散佚录

□董航

老建筑

周思璋老人在《雨香庵·新安会馆·水明楼》《近代如皋商界书法名家》（刊于《江海晚报》）等文中记述：

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徽商集资在雨香庵东侧建新安六邑公所（新安是徽州古名。清代安徽省徽州府辖歙、黟、休宁、祁门、绩溪、婺源六县）。乾隆二十三年，汪之珩又在公所东侧、洗钵池边建水明楼。安六邑公所，后更名为新安会馆，民间称为徽州会馆，是如皋仅存的一所同乡会馆。左为水明楼，右通雨香庵。

据上文所述，新安会馆历史悠久，在如皋的商业史、文化史上，均占有一席之地。其中馆内有一个石匾，上书“新安会

馆”四个大字，令周老印象深刻。他在文中追忆，20世纪50年代，如皋县博物馆在此创办。他去馆内参观，看见有一个“新安会馆”的石刻，写刻俱佳，估计是拆除新安会馆内照壁时，搬入博物馆内的。周老的回忆，应当无误。笔者查阅《如城镇志·仓库粮库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：

1949年，如皋于雨香庵、中禅寺、新安会馆三处，设置粮库，房屋59间，占地面积1.2万平方米，称为“雨香庵库”。1955年5月，划归如城区粮所。1958年12月，将中禅寺、新安会馆两处房屋5间及土地交给公园。

由此可见，“新安会馆”石匾被拆下，源自上世纪40年代末、50年代初新建雨香庵粮库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已经退休在家的周思璋老人对于那块石匾，仍旧念念不忘。他向徽商谢璞老先生

（曾任如皋公私合营棉布商店副经理）请教，才知道那四个字是谢慕逸的书法作品。谢慕逸（1865年生），即谢仕选，安徽休宁人，师从沙元炳，善书法诗文，曾为如皋商会收支员。沙元炳离世，他参与编辑恩师遗作《志颐堂诗文集》，后返回老家，安度晚年。

周思璋老人看见“新安会馆”石匾是在如皋县博物馆内，毗邻雨香庵粮库，等笔者见到“新安会馆”石匾，却与另一座粮库——泰山粮库有关。笔者近日民间“寻宝”——寻找相关如皋历史文化的实物，意外地见到了“新安会馆”石匾。“新安会馆”四个大字，从右至左排列。可借新字下面的一竖，已经被刮去一些，馆字左下角空白处，也已磨损，幸好四个大字，十分清晰，赫然入目。经西泠印社李夏荣道兄寓目，“新安会馆”四字的写法，

师从颜体，又有魏晋书法的风格，古朴敦厚，颇具功力。关于此匾的传承，收藏者王老板记忆犹新。上世纪90年代，如皋城第一次进行旧城改造。如皋有名的“泰山粮库”（初建于1949年，地点位于伏海寺，即如皋泰山）也将被拆除。库内库外的居民，纷纷处理旧物。一位家住泰山粮库附近的老人，找到从事古董生意的王老板，要求售出此匾。老人告知，此匾是“文革”时期流入他的手中。王老板对于新安会馆的历史，略知一二，欣然购入。“新安会馆”石匾得以幸存于世。

最后需要说明下，如皋市博物馆馆藏中，另有三块石刻，分别刻有“新”“安”“会”三个字，“馆”字石刻未见。周老当年所见是“新安会馆”四字，更可能就是笔者所见的那方石刻。但博物馆中“新”“安”“会”石刻，又有什么故事？还须来日考证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达少华老师不但有上面的亲戚中存在压头女儿的回忆，还专门为我查找资料三个小时，最后在《南通方言词典》第377页里找到条目：“【压头女儿】指抱养的第一个女儿，抱养之后往往能生孩子，这第一个抱养的女儿就叫压头女儿。”达少华老师还讲，此词条后有举例“小梅是她的压头女儿。”第一人民医院管耘园主任医师还特地说明，“压头”在南通话里有带头之意（不是押头，也不可写成鸭头），谓今后可带领生出许多弟妹来。这样的解释就符合南通民间的历史实际情况，就圆满顺畅全面了。而我再去市图书馆，查到敖小平《南通方言考》，在“南通方言特有词表”里也找到“压头女儿”条，其解释是“头生女儿”，这一处就不那么准确了。

十多位热心长辈及朋友，为一个南通传统老词汇如此热忱查阅回忆解读，使我明白了很多。小小一个“压头女儿”词汇，看来内涵颇多颇深，与旧时多子多福有关、与生育健康有关、与财产继承分割有关……上世纪50年代以前还在南通人里普遍应用、自从60年代倡导计划生育后，“压头女儿”这一词汇彻底消失在南通人的生活中，但我们应该了解过去我们常用的这“压头女儿”的历史真情，这才真正叫不忘传统。

“压头女儿”

□安铁生

习俗杂谈

个在过去我们南通人口头上常用的词汇又成了不明确之处。我查阅《南通市志》南通方言词汇“亲属”栏里，录有上百条之多的称谓，只有干女儿、寄女儿、寄丫头，却没有压头女儿之词；再查阅黄步干先生《崇川纪事·南通方言卷》“世人万相”，以及陆章汉先生《南通土话与风俗》，均未见压头女儿条目收录，但这是我们从小就常听到说的称谓呀。

于是我也发微信请教了多位八十多岁的老前辈，和七十多岁的同辈，他们都很热忱，对南通民俗有研究的丁福基、徐勇俊、程远、李栋、许广明、金国杰、徐咸、吴更生等多位先生，他们在微信里给我书面和语音答复：

“结婚多年未生育，领养个女儿，希望带来生育。叫压头女儿。”

“家中没有子女，从人家家里带来个女孩，称压头女儿，可能有‘压头’之意，也是老南通人对此称呼的切身体会解读。还有人说，这压头女儿的头一个字，应写成‘押’，有镇住、压住、带头的意思，也有押宝的含义，有了她下面自己就能正常生育，并多子多女了。在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的封建社会，没有后代延续家族就后继无人、养老也成为大问题，所以昔日压头女儿之风俗在南通盛行，其意义‘责任’也不是一般的大。”